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卷十九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正蒙初義卷九

邳州知州王植撰

至當篇第九

華注此篇專明學之全體大用首十二節明體用之不相離言德言敦化言大德言禮器言誠皆體也言福言川流言不器言禮運言樂皆用也仁道有本以下五節專在用上說而體在其内易簡以下至末在

體上說而用自該

愚按此篇凡五十四節首十二節言德而有大德小德之分盛德之實未能如玉以下七節言成巳及人之德易簡理得以下七節言五達道而及仁義後又專言仁愛人以下六節因上言安土併及樂天遂言德之樂天而及聖之合天有容物以下六節言久大之道與天合德易簡以下五節言屈伸之幾敬斯有立以下五節言禮將致用以下四

節言德業知崇天也二節言知禮末二節以徳之
難言結之總之皆以明徳之義也分十段乃明其
各段中多節節相生聯貫而下視他篇當自為一
體但亦須清脉絡分主客不得一味牽合耳○内
恭敬樽節二節朱子近思録入教學知崇天也二
節入論學
至當之謂徳百順之謂福徳者福之基福者徳之致無
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徵引禮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樂記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補訓此言人當以德致福也重德不重福以至當起以得道結首尾雖引祭統樂記之言以明已意非為釋經也○凡事合理至當不易是謂有德百事順利無往不通是謂有福德者福之根基福者德之所致以德致福無往而非百順矣故君子樂得其道而凡事必底於至當也

李注得其道者德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徵引禮樂記德者得也易上傳之六章易簡之善配至德

補訓此承上文道德二字推言之重德故引易歸在德上

集釋至德乾健坤順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

發明易簡當行之理即可循之道也至德即得諸已者配字輕謂循易簡之善而得諸已便是至德與易解異

愚按配字即照易作配乾坤之德說似有着落然諸家多不主此說未詳是否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字而釋中庸大德小德之分○神

化猶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此與前同意敦貼仁化貼智與本旨不同

集釋仁智之德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也

高注仁智合一既厚且化則小德川而且流矣淵泉川也時出流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覊則小者不覊矣

補訓此引子夏之言以中大德小德之義○閑者物

之閒也器字從閒字生與論語解大異出入可謂或

出或入無不可

高注士君子於根本節目大處不出規矩已成大器

於其細行如珠走盤不拘一隅而又不器焉是以規

矩爲方圓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徵引禮樂記德者得也

補訓此又釋德字之義人皆可有所以致勉○人皆

有理為性有形為質性以具道質以體道行道有得無難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日新之謂盛德

補訓此又推言德之所以盛也

發明不凝滯於心知之細疑作一句讀即所云存象之心也細便不盛凝滯便不日新正相反

愚按此以過而不有解日新就已成之德言非用

功語諸家以不凝滞於心為句雖亦可通但以知之細為察之精未確亦與日新之義不合前大心篇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亦心知連用發明之説為允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黴引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上傳之四

章神無方而易無體九章可與酬酢

華注人能浩然無害則合德於天地照無偏繫則合

明於日月合德合明則與天地同流而酬酢不倚矣

豈不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乎無方體而無我

正所謂同流不倚也以上二句作主不平列

集解應事接物為酬酢不倚者應之皆當無所偏倚

如鬼神之能知吉凶而應對不謬也故曰鬼神合吉

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文言以明德之盛也前平說後串說平說順易文串說則張子所見也無方體即天地同流之意無我即酬酢不倚之意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徵引禮器禮運禮二篇名

集解用無不利上疑鈌禮運則三字

補訓此申言大者器小者不器之意禮運禮器借篇名以見義禮字輕帶下文言器不言運禮器屬大者不泥於小即所以運也○夫禮記中有以禮器禮運名篇者禮謂之器則藏諸身也禮謂之運則用無不利也其謂之禮運者語其德之運而無不達也其謂

之禮器者語其器之成也達與成乃體與用之道成為體而達為用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成而兼運不泥於小者則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信其無矣盖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而豈有非禮非義乎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斯之謂歟

發明德不外禮故以禮言禮器禮運雖借用禮經篇名實不專指書言禮器是修性而成器於已禮運是

達順而運諸天下觀下章可見用無不利未便是用如規矩可以成方圓只是可以利用

愚按此借禮器禮運以明大德小德體用之分上半節大德小德並言禮器不泥於小以下歸重大德蓋張子於斯道有豁然一貫之妙隨舉一義皆見至理如以驕吝釋大化之義以膚受之行得陰陽象法之理之類所謂隨手拈出頭頭是道者也但就二篇大義講則拘矣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徵引禮學記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禮運體信以達順

補注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補訓禮云成器則大矣其能修性而非小成者歟禮云運則能化矣能達之無不順而樂亦無不至焉耳

器屬大德運屬小德禮字帶言分别處只在器與

運修性即復性之謂小成與大反運則化者運行則有變化也樂音洛順則有和樂之意

愚按大與非小成只是一意化與順樂亦只是一意化者運用之熟變化生心故達之事物而無不順也所達者順則隨感而應左右逢原怡然自得於天理之趣矣樂只足順意○大與小成對非孟子所謂大化蓋大而至化有安勉之分器為體而運為用一時俱到不可以安勉分也舊多誤解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發明此與孟子義别素是素豫吾内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推達順樂至之意行無不慊是達順樂莫大焉是樂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皆備章以明成德之事亦因上文達順樂至而類及之也○不曰素具而曰有素宜以工夫言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已

以安人修已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下

徵引詩秦風小戎篇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禮聘義昔

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慊乎天

下矣陳注慊猶至也曁也

集解人必成德而後及人若未能克治充養使如玉

之精則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則本亂矣故不足以

孚化天下蓋修已以安人為極苟使修已而不能安

人則其所謂修者亦粗焉耳德之未成雖妻子亦不可化況至於天下哉

補訓上言德不成不足孚天下下又斡入一層見妻子且不安况孚於天下孚主感孚言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必修修已而後足以及人也修已不安人修已淺看若果格致誠正以修已而有不足安人者乎○此與上節不必相聯

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集釋不求於人但不願乎外耳正己則純全乎中所以為盛

華注必正己而不願方可不能正己而但言不願亦庸人之因任而已

愚按此節大意釋中庸以見正己之重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言為仁之方在推已及人仁道有本已身即本也聖人之才當兼有位以展其才

愚按其道即指博施濟衆言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徵引禮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

補注釋表記之意

集解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資性高下而教之不可概以已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不然則民將苦

其難而阻於進矣非所以同乎人也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補訓必以物之大同者方為同專以已則獨異而不同矣必以物之公是者方為是專以已則有非而無是矣

集解物人也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者也然非謂人所同為者已即為異也使舉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乎理安在其為異哉故朱

子曰不求俗而求同理

愚按此節大意即人已之公私以明同異是非之義所以醒世之以同已為同我是為是者也玩上下節皆言同人之意當以集解補訓為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微引易同人卦彖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卦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集解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有人而無已故無不感

愚按此節大意釋咸之彖而本同人之彖以言之亦明同人之德也首二句提起同人無我即通志之實如欲立欲達與聚勿施是也末句感人心内仍有通志意在○語意云易言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人心未易言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為一者斯能感人心若聖人同乎人而無私已之

見是能通天下之志者豈不足以感人心乎故和平天下而致時雍風動之化莫盛於能通志以感人心也

道遠人則不仁

發明制行而不同乎人此遠人而不仁者也人乃人我之人遠即不同之意與中庸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見道之不可遠人也玩本文及上節大意集釋所謂以道為遠而不求所以不仁者

非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知幾其神乎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坤卦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

補訓人能得易簡之理則能洞知幾微知幾然後經

常可以得正經者何也天下之達道五其即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能前定而不窮事能豫立而不困行之天下何疑阻之有所謂利用安身之要莫先於此矣○易簡理得知幾屬知經正道行屬行利用安身言其效易簡理得只言至易至簡之理不必深言乾坤知幾是知其幾微處亦不必言先事見幾利用安身串說利其施用以安其身也

華注道不外乎經而其動也有幾其理本易簡易簡

理得得其原也得其原故親義序別信之類俱能默

運於幾如言孝則視無形聽無聲言忠則格君心之

非皆不待事理暴著始用挽回所以能經正

愚按此節大意見經正之要也易簡理得與知幾

推經正之由道前定事豫立不疑所行推經正之

效玩上下語脉歸宿停頓皆注此處○此節亦更

端另起與上不聯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徵引易序卦傳下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孝經夫孝天之經也

集解人惟視天經為性外之物故仁義泯而道有不盡必能以為性所固有而盡之然後仁義施行道無所失故易傳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補訓天經只是上文經正之經出於天故云天經天

經之肶然為仁秩然為義不必如高注分貼君臣父子禮義可包仁在內錯即措置意

愚按此節大意性天經即是有父子君臣上下仁義行即是禮義有所錯引易以証已說也○性是活字然只是以為性所固有之意補訓作堯舜性之之性似太深仁義以用言方與禮義字合李注天經出於仁義之性非此節意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

文而動以變

補訓此承上仁義而推言其妙○通者通達無間致養是借用易萬物致養字致字不甚着力猶言得其養也致行之致有力文以理之燦然見於事物者言

靜内歛主乎安動外應主乎變

高注仁通極其性則根於心矣故能致其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則允蹈之矣故能盡其文而動以變

靜以安則止而不遷動以變則動而不括靜無不適

而動無不利矣

愚按此節仁舉其體義舉其用或以為有疵然朱子有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又曰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正張子之意○仁以內言體言故曰養曰靜義以行言用言故曰文曰動仁者吾心之德通極於性者仁得於心一如其本然之性也仁存則內得所養而靜有天理之安矣義者制事之宜致行

其知者義之克盡足以推行其所知也義得則外盡事物之條理而動有變化之妙矣誠明篇通極於性以本然所具言此通極其性乃功之有成者語同而義異補訓以為相類欠明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補訓上分言仁義此互言之以見其相須而不可偏

○義為仁之動而應物者主剛方裁制言偏於義則

慈愛之心不足故傷仁仁為體之常言其體有常主惻怛慈愛言過於仁則裁制不足而害於義義為仁之動仁只言體之常語有分辨重仁邊

愚按義言仁之動仁不言義之體而曰體之常者仁統萬善義特其一耳體之常猶言體之主乎内者也○此仁義皆就用言故言仁亦曰過於仁體之常云者對義言之亦所謂以存心處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者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徵引易恒卦大象君子以立不易方

高注君子之恒恒於仁而已

補訓恒卦易方非方所謂事理當然之則未嘗專指

仁張子以為方即仁不變易即能安也

愚按此節大意引恒卦之象而以安仁實之見仁

之重也此仁宜兼心之德愛之理言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引易以明安仁者之能用愛也○易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盖安于所遇而敦篤其仁故其愛有常心而不變愛有常心則物亦被其常愛而不衰也

華注此仁就愛之理說王文緝曰重常字意常愛本於常心常心全從敦字看出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此承上文敦仁能愛而言其無私也借海以喻仁下以不累於物足其意無潤謂無意於見潤非真無也不累於物只言無私心有心市恩即是私○仁者之愛豈出於私乎大海無意於潤物因人之暍者借其潤而乃見海之有潤猶至仁之無意於施恩因人之不足者求其恩而乃見仁者之有恩蓋仁者樂

乎天安乎土隨所居而安一毫不累於物非有所私

而市恩也

集釋暍暑而渴也

愚按樂天三句正申明上三句非有二意易樂天

屬智安土屬仁此俱以仁言之物物欲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自注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自注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徵引禮哀公問孔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

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補訓此因上文愛人及樂天安土而引哀公問全照禮文不用別解○所達者大即樂天也樂乎天理則上達於天

補注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故曰愛人然後能保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故曰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愚按此因上文引易辭樂天安土而及哀公問樂天安土之義以辭之同而類舉之也然自此節以下乃言聖人樂天與天合德不復及仁者用愛之事自是另發一義耳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無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補注與天為一故不怨天治已不暇故不尤人

華注以上達配無怨以下學配無尤與論語解異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不怨不尤之意而以樂天治已分配言之意只以樂天與上下文相屬補注以上達謂大達於天下學謂愛人之事殊不必盖此與下節雖亦借用易樂天而意各有主與前婁明用愛者固不同也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

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遂知來物下傳之五章利用安身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乾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大象君子以自强不息

補訓此承上文樂天而言聖人成德之事○人若不能知來物則不足以利乎用不通晝夜之道則未足以樂乎天聖人務成其德不以私欲累其身故乾乾自强不息所以成其為天德與天無間而樂之也

易知來物以筮言此泛言知方來事物之理也知來物只是精義通晝夜之道則於人世吉凶禍福之道皆看得透徹而無所惑故能樂天以利用引起樂天利用而後樂天也聖人正是能樂天者

愚按上四句反起下四句正承聖人以下雖不言知來物通晝夜然乾乾自强内當無所不包成之於天則能樂天矣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益所以為

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補訓君子於仁聖之德為之不厭以之誨人亦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正所以為能也凡人小能不過乎人故與人爭見其能且以巳之能病人之能若能之大者則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其能故自謂不能也

○無不能而自謂不能是正意能不過人反言以形之末二句又繳正意爭則必病亦驕吝相因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聖仁章見與天合德之盛亦因上文成之於天而及之也○聖人自謂不能非故為自謙之詞也大與天同實不自見其能耳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補訓君子之道大而通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雜於事物之細故大人有所不與知然其與天地合德固不以此加損也○淆諸物舊說以混於

物欲言愚意只是錯雜而見諸瑣屑之物聖人豈一一求其知故云不與大人即聖人對天言聖人對夫婦言大人文法小異耳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聖人自謂不能而引中庸夫婦之愚節以見聖人有所不能不與也意以明聖人不重道之大意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徵引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補訓此因上文夫婦之智與聖人不同而推言其義

集解天之聰明性也必禀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此匹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氣拘物蔽而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

李注天聰明之盡故曰亶

愚按聰明以心言非以耳目言得之於天故曰天

之聰明亦本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說命惟

天聰明來盡者至極之義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曲成萬物而不遺

補訓大人者有以容納乎物未嘗絕去乎物有以仁愛乎物未嘗偏狥乎物此如天之道然蓋天無心成化一本乎理以直養萬物者也聖人代天而理物於

物皆曲成而不害其為直斯亦如天之養物而盡其道矣○此言有位之大人也

集解去物容物之反徇物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當然也天以直養下正申其為天道之意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愚按此節大意言大人之法天以理物也無去無徇即是直養曲成而不害其直兼無去無徇言盡道盡天之道也補訓欲以曲成頂無去不害其直

頂無狗玩不害其直即上直養之直不宜偏承無狗○此以下又另起以無去無狗與可久可大二意相錯言之皆所以盡天地之道而肖之也此與

清為異物節同意志大節與金和三節同意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五章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

華注此釋易辭而總歸之於志

補訓才大以建事業氣定以養德性富有有之多日新日日新也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補訓此言清和之偏亦申無去物無徇物之意大人則德備清和者也

李注此隘與不恭之道君子所以不由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下傳之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此引易文而釋之以申可久可大之意不過不流肖天地出易而張子以巳意為之說兼用孟子金

聲玉振智之事聖之事以相參似暗照孔子説故不拘易本文○易言與天地相肖而必云不過不流試觀之於聖人聖人之徳如金以和之於始玉以節之於終則不至於過差矣聖人有知以運之而正以一之則不至於流失矣此其為可久可大之道也道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肖天地而與天地不異也若與天地不相似則其違道也遠矣聖人不過不流豈其違道而與天地不相似乎○孟子金聲玉振金以宣

之欲其和也玉以振之欲其節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有始有終有金和玉節之意故不過知以運之而貞以一之故旁行而不流離異也易本從乾之易知說到可久從坤之簡能說到可大可久所以肖天可大所以肖地然不分亦可

發明和之以金運之以智所以可大節之以玉貞之以一所以可久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補注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可大而言也

補訓何謂久久者一之至純不息而久也何謂大大者兼之至富統括而大也此專言聖人不兼天地

集釋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

大則直不紋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徵引禮聘義廉而不劌義也陳注劌傷也○易坤卦

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補訓此又專申大字之意雖引易論語聘義易詞以

明之非專釋易○大則兼直方直而不紋方而不劌

故不待學習而自無不利

高注絞急切也常情直多絞方多劌惟大則自不絞不劌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

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本義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悅諸心者心與理合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五章知幾其神乎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李注平易者險之反簡約者阻之對以險阻遇險阻則不能知險阻而亦無以處此險阻也易簡理得則險阻不難於知而處之矣平日則以悅諸心臨變則以研諸慮研慮而知幾則雖遇險阻在前以屈為伸而處之裕如也

集解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是解所以能知險阻之意

補訓易能知險簡能知阻皆以處事言易簡貼悦心知險阻貼研慮與本義悦心屬乾研慮屬坤不同悦心主自然說研慮有研審之功因研慮以知幾知幾故能以屈為伸也有屈必有伸常存屈意自能伸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而釋之從易簡看出知幾屈伸不專主釋易也○易乾坤易簡本言聖人之德知險阻悦心研慮本義意已備此無大異但於知險阻中看出知幾屈伸意則張子所獨見耳○

此又更端從易簡言及屈伸不必與上聯宋子銳

臣云屈伸相感天道有自然之理内外交養學亦

有屈伸自然之機此易所云屈伸之義也張子以

屈為伸頗類老氏知雄守雌柔能勝剛之說或因易

尺蠖之屈二語而為此言歟君子固無争心然有

時為朝廷正紀綱為萬世正學術必有毅然不可

屈之氣又如顔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只是不

與較量耳非以此為勝人之術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補訓此承上以屈為伸而引論語無爭之言以明之高注彼直而伸則我曲而屈不可爭也不爭智矣若曲在彼則直在我吾不伸而伸不必爭也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補訓此承上文無爭屈伸之意而言上三句截住下申上意知幾於屈伸之感即能盡屈伸之道也交伸於不爭之地即無所不伸也精義入神即是幾之盡處順利是因精義帶利用意

愚按上三句虛下以君子無所爭與精義入神指其實而申明之天下之事不過一屈一伸自然相感而已人必無所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盡屈伸之道者不求伸也至於虛之至而我見胥化則亦

無所不伸矣無不伸者不終屈也至虛視無不容較深盡其道者其惟君子乎君子無所爭者知屈伸相感之幾而已知幾者不求伸也至於義之精而入於神伸固伸屈亦無非伸是交伸於不爭之地矣交伸者不終屈也精義入神視知幾較深究之無爭即無不容之實知幾而至於精義入神即至虛之實無二意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華注屈伸之變即隂陽二氣之循環明之則順時而行無所不利何思慮之有明字要看得深

愚按此節大意以屈伸實何思何慮之言但借易為說非專釋易○徵而天道之隂陽顯而人事之進退内而理欲之消長外而物我之交接無非屈伸之變故明此足以盡何思何慮之道須看得精深廣大方得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華注此即兵道以明屈伸非論兵也

補注老子曰柔能制剛柔屈也勝伸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補訓此又起一意與上不聯蓋於篇將終而提敬字以為要道也敬兼體用心不放有立也事不苟有為也

集解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李注君子莊敬日強有爲之本也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徵引左傳僖公十二年内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補訓此承上敬字而言敬以行禮也然張子尤重在禮上上言敬引起行禮耳

集解敬以心言禮以文言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徵引禮曲禮上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補訓曲禮云君子內存恭敬之心外有撙節退讓之文以發明禮之用示天下後世其心大公而澤及人可謂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明禮可不急哉○仁主於愛仁即是愛之道仁之至即為愛道之極

愚按此節大意釋曲禮以明禮之重也舊說明禮以已之盡禮言於仁之至愛道之極難合補訓得之張子倡道關中以禮立教宜其所見如此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補訓此與上節一意上正言此反言明禮為仁之至則有以倡人弘道成教矣○明禮則為仁之至若已不能勉以明禮則人無由而倡之道無由而弘之教無由而成之矣所以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徵引書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蔡傳人能敬以直

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禮

樂記樂則安安則久

補訓此承上禮字而言行禮必直與和交盡也○行禮者非茍而已也人能直以無私則其心清有私而撓曲則其心昏可見直為行禮之本也又須以和順從容為貴和斯行之無不利因和而樂斯行之無不安如是以行禮則禮明於天下後世矣○撓曲也與直反昏與清反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可知其利

樂承和言

補注直者禮之體和樂者禮之用

高注利則行之順安則得之固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徵引易乾九三爻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本義知至至之進德

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下傳之九章二多譽四多
懼又云三多凶五多功
補訓此以下言德業又是一意致用屬業進德屬德
故乾乾總言德業不重釋易只見君子當進德修業
○君子進德居業之功不可不知也將致用以居業
者見幾不可或緩不見幾則不能致用也思爲善以
進德者徙義不可不精不徙義則不能進德也此君
子所以立於多凶多懼之地乾乾以求進德居業終

日至夕因時而惕不敢稍懈於趨時也○本義知至
屬進德知終屬居業張子以幾屬致用義屬進德分
貼與易不同此九三爻多凶為正多懼帶言以其相
類耳

發明多凶多懼即居上易驕在下易憂之地

動静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
前定而不疚

徵引易艮卦彖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下傳之九

章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補訓此因上文精義趨時而推言之引艮彖以明其義語氣至著見截時物前定又借以明艮彖光明即照不疚意言動靜光明無曖昧也

高注時物謂當幾之物

愚按上三句推動靜不失所以光明之故由於義之精下二句又推精義所以能光明之故因其時物之前定光明與不疚意同玩有德篇行前定而

不疚光明也數語可見○語意云易言動靜不失其時言其義之極精也義極則自然光明而著見矣夫義豈取辦一時惟其當時之物皆前定而不撓故動靜光明而不疚耳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徵引易上傳之十一章吉凶生大業

補訓此承上文業字引易大傳以見業之出於不得

已上正下反語氣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

補注當凶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說苑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補訓此承上文而言大業之生不過行所無事也

集釋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徴引易上傳之七章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補訓此合下節引易知崇禮卑而明其意與上不甚聯○易云知崇又云崇效天盖言知崇如天也形而上之道也知何以崇能如易所云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則其知崇矣○知崇如天不囿於形象之間故云

形而上通晝夜而知則無不知故崇

發明通晝夜而知謂知動靜循環之理吉凶利害消

長之道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

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又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補訓知崇如天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禮成其性雖知之非已有也故由知及而循禮以至於成性天下之道義皆出於其中亦如天地之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也○上節言知崇此節言禮卑從知說到禮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原兼知禮而言也知禮成性合知崇禮卑而言而此節重在禮易云門故此言出由門而出也天地位而易行借以相形不重

愚按知及之禮以行之則所行無非道義故曰道

義出易成性言其本然之性存存乃全其性之本

然此成性即存存意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

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

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十章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補訓上文言德可謂詳盡矣於篇末發出德難言之

意見德雖言之而不盡也此是通篇結語○首句提起孟子二語易二語總明言之難末仍以知德結之高注道非真得於巳難以言語形容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則知之至矣故孟子於辭命浩然皆難言也易謂不言而信亦以德行在乎默識不假言辭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見辭之不易也非真知德能通於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之難言而推所以不輕言之義

華注此釋中庸闇然的然之意

發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子所以修於隐未少有得而徒尚口説小人所以着於外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華冉二注始備

正蒙初義卷九

正蒙初義卷十

邳州知州王植撰

作者篇第十

發明此篇論帝王以及賢大夫皆達而在上其道行之事三十篇論孔子以及門人皆窮而在下其道明之事

愚按此篇凡二十一節前十三節論古帝王之事

有分論有合論周有八士以下八節論春秋列國

君卿大夫之事有襃有譏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

有述於人者也

張子語録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

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

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黄帝始

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

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巳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巳是言述而不作也

補訓舉七人以實孔子之言也論語本無可指作是去而隱張子以七聖實之自為一解○制為法度興起王業大槩渾說若謂黃帝非王禹湯方是興王太拘以述對作本孔子述而不作語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徵引書臯陶謨在知人在安民又云惟帝其難之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

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堯舜而言其待四凶之事○度重其事之意舜居攝二十八載四罪事最在後在居攝為治之始而四罪非居攝第一事也

高注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於人無不容臣德則於分有不敢也

華注既云未彰未厭雖舜為臣而未可去若其既彰既厭雖堯為君而亦必去須看得活

稽衆舍巳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
惟巳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徵引書大禹謨稽於衆舍巳從人仲虺之誥用人惟
巳改過不吝詩大雅思齊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集
傳雖事之無所前聞者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
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與此同而末又益一語曰皆
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高注不聞亦式敬之至也不諫亦入虛之至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徵引書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孔氏曰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補訓此於羣聖之中專言舜也因書序言別生分類

與孟子言明物察倫相近故合言之

李注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以至於貴賤上下士農

工賈鰥寡惸獨曁鳥獸草木魚鱉皆所謂別生分類也

愚按別生分類孔氏但以姓族言之張子之意似濶凡五倫常變之殊道事物經權之異用皆所以別其生分其類也故為為明物察倫之義書序帝即謂舜故張子取以稱舜者釋之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補訓此舉舜之愛弟而深贊之也

集解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與人為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隱惡謂沒其殺巳之惡也所覺者先不逆詐億不信也此四句舉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李注即與象同憂喜一事而四美具焉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補訓此補足上文之意增出問察及行所無事不藏不宿數句其實只一意行無事過化總承不藏二句只結憂喜意過化上文已有此又從行所無事看出當串說下○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以及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順理而行所無事也故所過者化也而於象不藏怒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

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巳在人在巳不見其閒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湯誥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補訓此言舜湯之事武是帶言故下明舜湯不及武明庶物叚不復粘孝執中立賢不復粘武首四句意本輕引起下文耳○子事父為順湯武放伐其君為

逆精義致用言義已精而致之於用有慙德不敢赦是兩意欲放則有慙德欲赦又不敢所以難致其中天下有道道是道德之道言天下但求有道德之人而用之

高注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以瞽瞍為父一以桀紂為君其不幸均矣明物察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虞帝所以不可及也湯放桀而有慙德欲赦桀則畏上帝執中之難如是且天下不過欲

其有道耳在人在已又何間焉所以立賢無方也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

愚按明庶物以下雖不粘孝武然言物倫則孝在其中言執中則武在其中上下未嘗不相應也天下有道句諸家之説不同愚謂此言天下但有一道而已不必在已不必在人也在人在已即以道言人已不間即商書用人惟已意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

望道而必吾見也

大全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補訓此言湯與周公之事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周公繼志述事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集解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令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補訓此又專言湯事不蔽不赦本一時事張子以為不赦後方不蔽又以帝臣兼善惡與本旨異

愚按書湯誥本文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少變其文則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有罪屬桀説然論語不蔽謂已不敢蔽此又以為善惡皆不可掩蔽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

麋縶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耳

徵引詩大雅綿之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集傳生起也○晉陶潛聖賢羣輔録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非禦侮乎見

孔叢子

補訓此言文王賴四友之助也博物志謂閎夭太顛南宫适散宜生為四友依詩本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是四樣臣非四人而閎夭四人在其中文王之生是蹶生之生張子或不作興起解

集釋麋縶猶言縶絷也非文王之有心有聖德自縶人之心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

聽天命者與

徵引易姤卦九五爻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補訓此借易以形文王也○文王之事紂與易理有合焉易云以杞包瓜乃文王當日事紂之道也杞木上也瓜下也以杞包瓜是厚於下而防其自中潰瀾

文王愛民而不使之畔亂亦猶是也在當日文王所以供臣職而盡人謀者如是後來天命乃聽其自至豈有圖度之私與○紂不可謂之下下當指民文王厚下安民以服事殷不使背叛是厚下以防中潰也瓜潰自内而外故曰中文王含晦章美而天實命之是有隕自天也有隕自天如俗云從天而墜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下專以民言亦未盡當兼愛民御侯言蓋文王為西伯率所屬之國以事紂

即厚下以防中潰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寘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集傳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皇矣篇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集傳夏革未詳○易上傳之十二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補訓此承上言文王而兩引詩以明之上言儀型文王當寘契天德下言文王黙順帝則實只一意正惟與當字相應寘契則無迹故云神而明之其人當指文王不指儀型文王者詩不長夏以革時講謂不長侈大而變革張子以革為革殷命長夏字不知作何解或長有中夏之意歟不大聲色昭黙字看即無聲

臭也默順帝則即冥契天德天下自歸即萬邦信悅

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

而難求文王能全天道者也正惟取法文王自當冥

契天道而萬邦信悅矣不必遠求也盖聖人者有形

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

有體而可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

在求之人與易旨不同不革命而有中國言不有心

作為以求革命而有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

華注引皇矣之詩正文王默契天德而天下歸之實

則儀型文王即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可知矣

愚按此儀型文王與天道篇不知上天之載當存

文王同意○語意云文王之事詩嘗言之矣文王

之詩曰上天之事無有聲臭可象是天德如此也

天德當法而無聲臭則難見必也儀型文王之為

人自當有以默合乎天德而萬邦亦從而信悅之

矣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默契天德者當存

文王之謂也夫文王之為人何如乎即皇矣之詩觀之則夫不大著聲色以為政不革殷命而有天下但默順上帝之則循理而行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之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如此則儀型文王者不從可知哉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已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徵引書大禹謨敬修其可願蔡傳可願猶孟子所謂

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

補訓此見人當盡其才以勉為善也○才猶力也未

能四是修己博濟安百姓是及人可願欲之善兼人

己言是知雙承孔子堯舜有願有欲者人所能窮其

願欲而使之無憾者人所不能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補注釋論語之意

華注富畜多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補注釋論語之意其以譎為婉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補訓此釋論語齊魯之變一節意○弊壞也馭猶用

也車駕馬謂之馭馭法亦是以人馭此法周禮多用
馭字管仲云云見非太公立法不善管仲經營伯業
壞其法耳
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亦先王之道道由法立法由
道成非其人三家是也魯則人亡而法存齊則人法
兩亡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
仲尼非天命耶

徵引史記孔子世家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

李注言天限其智也

愚按此節大意即孟子之文以論晏子也上下文皆論列各國大夫此當以晏子為主仲尼亦命非本意○此節孟子朱注採入

山楶藻棁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徵引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

仲使國人祭之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智者三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

補訓此取國語之語廣論語不智之義

補注榘與節同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徵引禮仲尼燕居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

教也

補注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

愛猶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

但其禮樂不興是子産不學之病歟

愚按此節大意合論語禮記之言以論子産上四

語皆謂子産之善於治民末乃就其不足處言之

諸家以首尾作一意中二句作一意解不害二字

似涉牽强語氣亦重複無序○上教字淺看見使

民義亦是子産之教禮樂句深看見子産雖能教而不能興禮樂也如此與禮記不能教之言正未嘗相妨蓋此言禮樂不興即禮所謂不能教耳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補訓此釋孟子論孟獻子之言見五人意中無獻子之家尋常交富貴者非借其勢則利其財張子資勢

利有本人情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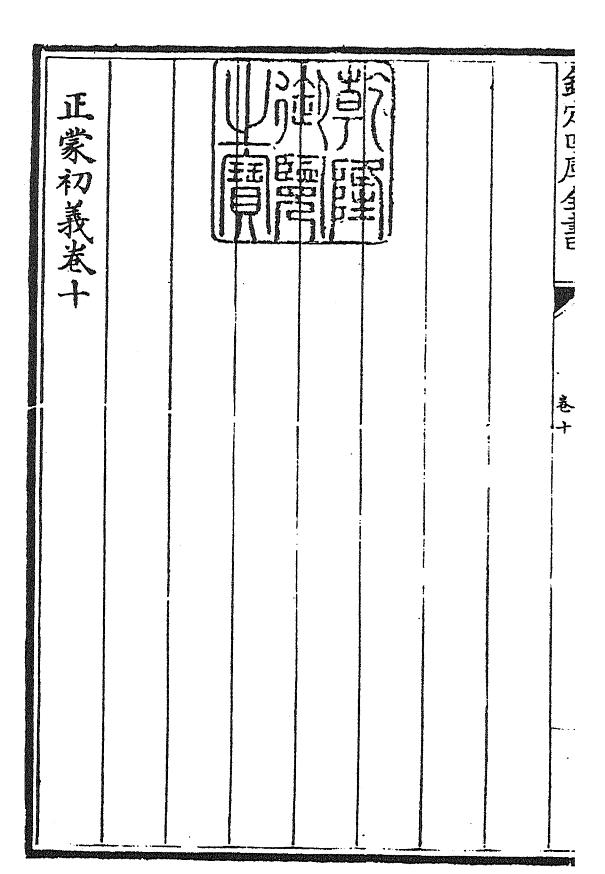
愚按此節孟子朱注採入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補注釋論語孔子之言蓋顓臾既在魯地方七百里之中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在内守官之臣亦是其所屬乃魯在外奉事社稷之臣也

補訓論語朱注邦域社稷是二意張子是串看社稷

上加事字君為社稷之主事社稷即事君



正蒙初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 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賈鋑

謄錄監生臣范從理

正蒙初義卷十一

邳州知州王植撰

三十篇第十一

補訓雜引成語附以己意其中得失相半讀者辨之

愚按此篇凡三十三節前二十二節皆論孔子之事後十一節論顔子子路孟子仲弓之事也惟首四節大意相聯餘俱節各一義○内困之進人也

五句朱子採入近思録論學

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徵引禮學記强立而不返○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張子語録仲尼自志學至老徳進何晚竊意仲尼自

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如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華注此釋志學篇意

補訓孔子云三十而立又云立於禮張子合言以三十之立為器於禮也不惑重精義上知命已是至命

至之而通達無間自言只曰知耳中庸盡人物之性此說耳順只是人物之理無不窮盡故聲入心通天德自然聖人亦自然與天合德如中庸所謂誠者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也此與論語朱注不盡同

李注器於禮者禮與性成强立者守禮不返

愚按張子盡性與窮理一例看盡人物之性亦多言窮盡人物之理大心篇首節及此皆然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補訓此與上合為一意上節叙此節論也

李注聖學變化而自能名其所至氣候分明故曰化而知裁

愚按易繫化而裁之謂之變謂天地之氣化無有間歇因其氣之變而裁之若者為一年若者為一時耳聖人一理渾然至誠無息亦如天道之化而自裁之為十年一變故曰化而知裁裁者裁截之

意也上由十五至七十則非止以七十為化境舊

說多未明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

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

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又申首節之意但自五十以下言○窮理盡

性然後至於命見孔子之知命由於窮理盡性也盡

人物之性理無不明然後耳順而與天地參盖天地間道理無不通徹可以參天地也意必固我皆私與矩相背無意必固我然後天地之化皆範圍統攝聖人之心即心即矩故從心不踰矩也孔子只說到七十止張子補出老而安於死不復夢周公以見自序所學之時已是衰甚之年也

愚按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意必固我而即心即矩即首節與天同德意故曰範圍天地之化以

不夢周公為不踰矩之事者張子以吾衰為孔子
七十時所言故即此以見不踰矩之實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
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徵引禮禮運此順之至也
補訓此接上文從心一段而申明之○欲不踰矩欲
字即從心所欲之欲夢見周公乃行道之本志老而
知道之不可行遂不復夢正是所欲不踰矩處於此

並見得不願乎外而順之至順即順受其正之順安死即順受曰吾衰者自知其衰而安之也○從心不踰矩其義無窮連不夢周公說於不夢周公看得深於不踰反看得淺張子於此似々失之强合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

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徵引易下傳之七章困德之辨也明夷卦彖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詩商頌長發篇聖敬日躋

發明此言困能進人

補訓不知變計揹不學言此是困而不學一路人而

喻即孟子徵色發聲而後喻之喻謂不待困心衡慮

而先自曉喻以向學乃賢者之常也此是不處困一路人一困猶不變一不由困而自喻兩路相形引起處困之進德下即舜孔推之賢者非優於舜孔然自有不遭困之賢人其為德最能辨其感動最神速因疢疾而生智慧是德之能辨處亦是感之神速處下學於困因困而用下學之功蒙難謂處困也躋升也李注張子以困而學之為遇困而能修治之義故其說如此

補注人處困之時則能警悟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感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内也孔子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是困於外也葉氏曰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速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末二句引以証上人不知而天獨知之意非以莫知為處困也補訓疑張子以莫知作處困看非是孔子終身不遇是困補註

專言尼陳蔡亦拘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徵引書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補訓論語所云立道綏動同於舜當日之從欲風動乃存神而過化也仲尼因生於周從周之禮故公旦法壞於魯仲尼夢寐中不忘為東周之意所以遵王

制也使其得位繼周而王則其所損益必大有可觀可知矣以至於立道綏動存神過化何難哉○首數句極言孔子功化之盛中言孔子從周以遵王制末繼周損益應轉立道綏動神化意以首段為主下乃推原其故

愚按此節大意雜引論語以明孔子功化之盛也損益可知雖見不盡從周畢竟重從周意從欲風動言過化而存神在其中李注有欲斯從為神有

風斯動為化分配未確

滔滔怨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補訓此亦解論語以怨反二字貼滔滔莫不然即皆是如何變易即誰以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惟無道方易所以然者蓋以道本不遠於人一變易即合道且聖人仁愛天下不肯謂天下不可易而遂棄

之也

愚按引道不遠人似言聖人之道本為人所易從見易天下之非難舊説以無道可轉有道為不遠未合。聖人之仁二語論語朱注採入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

又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徽引書説命中惟事事祭傳事其事也

李注以夫子為欲禄仕未知是否

補訓此雜引以明已意先事先難事事也後得後獲得食也吾得而食只是不可食人之食與對景公語異仲尼年少人不知為聖人為委吏為乘田所以為貧而仕得以食人之食及其道尊德備人皆知為聖人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為貧而仕不可復得及有

公山佛肸之召知非徒然必有所事事而又堅執以拒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豈其可哉此節重末段所以發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意而究之不應者知其終無可事固不計食也豈徒乃公山章語匏瓜乃佛肸章語錯綜用之亦取大意相似

愚按前五句虛仲尼以下舉其實而言之歸重末

四語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

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集釋解先進章而意不同。不願乎外不待外之備也

補訓此進字着力解以儀文分先後不待儀文之備而自勉於禮樂者其進先待其備而至於禮樂者其進後貧賤泛言自謂野人而必為不待文備也據此

則文指禮物說非揖讓進反之儀

李注解先進後進為急於行緩於行之意劉向所謂避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則不備莫甚焉與此意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補注釋論語吾不試故藝

李注不如今說因不見用而多習於藝者為善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補訓伏羲時河出圖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文明之瑞也瑞不至知夫子之文章終已也本謂道止而不行張子取應文明之瑞故云文章亦借夫子之文章成語云然

愚按此節大意解鳳鳥不至章論語朱注採入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補訓此釋史闕文一節其說大異以闕為闕失文為禮文史為祝史掌禮者○祝史所任之儀章器數即禮之文禮文闕失仲尼能正是猶力所可及也不以仲尼正之譬如有馬不教人乘習令亾頂有馬句乘習教演之意

李注有馬而未調良必求人以閑習之喻禮文闕失當以人考正之夫子言我猶能知祝史殘闕之文蓋譏約之詞也

愚按此以吾猶及三字專屬史之闕文作正意今亡矣夫專屬有馬句作喻意也舊説皆以舉近者而言約也為句則約為簡易之意李注以舉近者而言為讀約也為句則約為謙約之意李注為優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哀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補訓此合論語師摯之始自衛反魯太師適齊三章而言依朱注解師摯在官之始即夫子反魯正樂之時其時樂盛洋洋盈耳張子以為失次而徒有盈耳之聲其說異自衛反魯以下朱子採入適齊章注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自注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没階趨進翼如（自注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補注此歷述鄉黨孔子之事而釋之也

愚按不忘向君朱注亦採入而不甚然其說與與與在廟翼如作兩解皆與今說異惟所謂紓君敬者則朱子用之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補注此釋鄉黨上如揖下如授之義

愚按朱子語録駁此說謂升堂即納圭君前故執圭時言下堂不得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補訓粟即財也多寡之間酌之以義則財用不苟

愚按此節大意解論語合記二事之意朱子採入

注中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

耳不為已甚也如是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補訓此以見南子應佛肸召為主而引詩及孟子之

言以明之○言聖人於物無所畔援雖佛肸南子求

見若誠亦可見之即孟子所云仲尼不為已甚之意
不為已甚正找出無畔援意
高注聖人於物固無離畔以絶人亦不攀援以徇世
愚按此無畔援蓋謂無適莫之成心與詩傳異首
句提起雖佛肸三句一氣讀末斷一句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
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
有

補訓此以居九夷為主而以言忠信三句釋何陋之意○中國無所遇中國何嘗不陋但能言忠信行篤敬又何患九夷之陋

愚按朱子或問云程子謂所居即化者聖人之事也張子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補訓此解孔子答微生畝語常解栖栖不專指依君此少異

補注不回者往而不返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補訓此重聖人因人為教

補注如荅顏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葢可見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補注此以孟子釋論語富不可求之意

補訓不憚卑以求富二句貼吾亦為之然得乃有命二句貼如不可求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二句原是兩意故張子亦分看

愚按求之有可致之道亦與朱注所謂不可妄求者異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

及故言之亦鮮

徵引禮檀弓上君子之愛人也以徳○易説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華注此釋孚言章意喻於義者常多不忍以小人待人也

補注喻於義者喻人以義而勸之使然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補注恕人之不善不使加乎其身所謂不遷怒也愧己之未善不輒貳之於後所謂不貳過也

李注此以不遷為不身自蹈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以解論語皆孔子所以稱顏子者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

其人也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以顏子明論語隱居行義之意隱即隱居之隱行即行義之行未見即為隱未成未能行若作德行未成說便與聞語未見人不合

李注蓋言顏子方隱居以求志而未嘗行義以達道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龍德而隱者也又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

補訓此引論語用行舍藏之言而以易及中庸釋之○用行舍藏並言意重舍藏下文乃舍藏一邊語中庸遯世之語與文言相似故連引之與聖者同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發明龍德能見能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補訓龍能變化聖人之修到極至處方與龍同其變化故為龍德顏子之進從吾見其進来上言顏子有龍德此言顏子所以至於龍德由其好學○顏子似未到聖修之極而云有龍德者因用行舍藏而見用則行舍則藏何異神龍之變化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龍德而論顏子之好學

也上龍德而隱專以行藏一事言蓋顔子所已能此龍德兼聖人之全體大用言蓋孔子之事而顔子所欲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釋回非助我之意○言顔子若有疑問則吾得以感而通其故而於或異或同之故無不達是能

助我而回不然也孔子非真望其助姑訓助字之義如此

放鄭聲遠佞人顔淵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盖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徵引易繫辭上傳之一章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補訓此明顔淵問為邦章意而意重下截○禮樂法

度顔子素明不必一一教之惟告之以損益三代耳如治歷明時顔子能辨數代之歷夫子但告之以行夏時而顔子即了然於胸中矣法即禮樂法度

愚按此即所謂言必因人為變化者也法立能守

數語論語朱注採入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懐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

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顔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補訓君子疾没世至恥之言有道當見舉天下無道以下言無道當隱也雜引論孟中庸不拘本旨或謂末二句當總應見隱二意細玩惟我與爾與惟聖句聯下當屬舍藏

華注君子以用世爲心不得已然後藏若懷居獨善者非聖賢之本心也懷居與論語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見孔子所以獨許顏子之故不専為釋隱見也觀上數節皆論顏子可見○此與前用行節意大同但彼重藏意此重行意微有别顏子之行無可見孔子則其榜樣也獨許顏回二語補訓欲屬舍藏愚謂二段一氣貫下意實雙承言之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内外而成其仁

補訓此釋各言爾志章樂善則好義樂進則心虛樂

天則無私

李注此讀共敝之而無憾為句共字不斷

愚按樂進進字似亦本吾見其進来內外總上意言之車馬衣裘物之在外者也善勞德之在內者也孔子老安少懷外盡其事而物無不公內盡其誠而善勞無不徧蓋合二賢之所長而用之也故曰合內外而成其仁補注以老少朋友為外安信

懐之理為内未安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徵引易噬嗑象利用獄豐大象君子以折獄致刑蒙卦初六爻利用刑人

補訓此明片言折獄之意○禮樂是大端文章是飾治具者重然諾以無宿諾言然之諾之謂許人也重

之則不失信

華注為政者必能盡禮樂文章之化則立道綏動無訟之可折矣子路之德未及此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徵引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史記第二序信命世之宏才注索隱云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

補訓顔子從師進德無所表著為潛孟子命世乃以一世之豪傑自命有擔荷世道之意故為見孟子雖未大行然言之於當時之君欲見之行即是修業

愚按此節大意論顔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命世即孟子所謂必有名世者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茍立人所不棄也

補訓此釋子謂仲弓節意○騂既純色角又周正以

祀山川神所必享張子謂犂牛之子無全純又謂不為郊社大祀所取而用於山川為次祀小祀其説異大節立而人不棄亦與不拘世類之意不同大者立則小者或有不純即上無全純意

正蒙初義卷十一